



九色鹿文库

彩色版

霸王的故事

晏 苏 / 著

BADAWANG
DE GUSHI

“童年就是一切”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曾经的自己，我们努力为孩子编织故事，绘制梦想，让孩子在这里能够滋养心灵，获得思考，增加勇气，培养梦想。



精彩纷呈的故事 出其不意的情节
致敬经典 遇见童年


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九色鹿文库

彩色版

霸王的故事

晏 苏 / 著

BADAWANG
DE GUSHI

“童年就是一切”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曾经的自己，我们努力为孩子编织故事，绘制梦想，让孩子在这里能够滋养心灵，获得思考，增加勇气，培养梦想。



精彩纷呈的故事 出其不意的情节
致敬经典 遇见童年


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霸大王的故事 / 晏苏著. — 兰州 :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422-3785-9

I. ①霸… II. ①晏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7858号

霸大王的故事

晏 苏 著

出 版 人: 吉西平
项目策划: 王光辉
项目执行: 段山英 杜建民
责任编辑: 杨万玉
封面设计: 马吉庆
封面配图: 杜少君
插画绘制: 杜少君 吉春鸣 徐德柱
出版发行: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(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)
印 刷: 甘肃新华印刷厂
规 格: 880毫米×1360毫米 1/32
印 张: 5.25
字 数: 105千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: 1~3 000册
书 号: ISBN 978-7-5422-3785-9
定 价: 18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一只爱惜羽毛的小鸟

一只小鸟，很爱惜自己的羽毛，不为美丽，不为炫耀，只因为它是一只小鸟。不只昨天，也不只今天，只因为它是一只小鸟。即使没有刮风，没有下雨，它依然要梳理羽毛，只因为它是一只小鸟。一只爱惜羽毛的小鸟，在天空中快乐地飞翔，它的快乐透在骨子里，自信像云彩一样撒满天空。它的羽毛在阳光下泛着光泽，就像一道惊艳的闪电。每当它从天空飞过，地上的人们就会仰起头来说：“看哪！那只爱惜羽毛的小鸟！”

它从一个远离喧嚣的树洞里诞生，那棵树生长在洪荒的悬崖上。它从小就看着妈妈迎着阳光梳理羽毛，姿势优雅而沉静。它坚定地认为，世界上最美丽的图画，就是一只鸟站在树枝上梳理羽毛。在它还不会飞翔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学会了梳理羽毛，它一边梳理羽毛，一边耐心地等待妈妈的归来。

终于它学会了飞翔。在每次飞翔之前，它都会平心静气地梳理自己的羽毛，在鸟巢边，在树枝上。它飞过平缓的低谷，飞过

陡峭的悬崖，它会寻找一个背风的地方，安静地梳理羽毛。它曾飞过浩瀚的湖面，也曾掠过潺潺的小溪，它会在树叶的间隙中落脚，欢乐地梳理羽毛。它的羽毛曾经被狂风吹乱过，也曾经被暴雨打湿过，但却从未失去光泽，因为，它是一只爱惜羽毛的小鸟。

它的羽毛并不华丽，就是那种最为普通的颜色；形状也并不奇特，就是那种最为常见的样子，但它爱惜自己的羽毛。它从不羡慕地上的走兽，也不羡慕水中的游鱼。它觉得身为一只小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，而它，只想做一只爱惜羽毛的小鸟。

做一只爱惜羽毛的小鸟，那才是一只小鸟的使命。
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30岁了，她一直在做那只爱惜羽毛的小鸟。曾经有那么多的人，编辑出版了那么多的好书，浸润了那么多幼小的灵魂。因为爱惜，所以光泽依旧；因为爱惜，所以它依然在快乐地飞翔。

谨以这套书，献给那些曾经为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付出过心血的人，包括曾经和正在这里工作的出版者，也包括为我们赐稿的作者朋友，当然，还有我们的小读者。因为你们，今天，我们依然是那只爱惜自己羽毛的小鸟，从不放弃飞翔，从不放弃理想。
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2015年12月12日



目录

MU LU

霸王王的故事	/1
今天是节日	/18
卖冰棍的小女孩	/34
清清水湾	/41
桑吉	/50
晏艳家楼梯的故事	/58
最后一次表决	/65

“吃得香”面馆	/73
巷战	/93
鸣沙山的夕阳	/108
猜疑	/120
拣煤核的孩子	/126
小巷五题	/139

霸大王的故事

他说他到哪个班都霸大王，谁都怕他。他站在人群中，满不在乎地啃着一个大萝卜，啃得很有气势，喀嚓喀嚓的。他比大伙儿都高出一头，成了仰视的中心。他啃着萝卜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他说他在哪个班都是大个子，连老师都让他几分。他说话的口气很大，把大伙都镇住了。

姜不拉子就一怔一怔的。姜不拉子大张着嘴，唔啊呀的，显得又惊愕又佩服，恰到好处地衬托着他的话。他便大有睥睨天下之人的架势。

姜不拉子从小就欺软怕硬。移凡从小学到初中，一直跟姜不拉子同班，现在又分到一个班了。移凡知道姜不拉子的毛病。移凡料到姜不拉子要跟定他了，移凡好像已经看见姜不拉子成了人家的尾巴，替人家背书包抄作业，像叭儿狗样。

他还在啃萝卜，喀嚓喀嚓，啃得有劲儿极啦。他说高中这两年好打发，他连书包都不用打开，翻那课本有啥劲，反正到头要下乡。他说下乡才好呢，夏天偷地里的西瓜，冬天偷老乡的鸡，要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。他说咱们大伙儿都分到一个知青点上那才棒呢！我还霸大王，闹它个远近闻名。他说得很神气，好像他已经在这个班里霸大王了。

移凡听着不舒服。移凡想好好念书，尽管到头来要下乡，还是想念书。移凡敬重有知识的人。他的爸爸是个大老粗，却很敬重有知识的人，爸爸希望他也能成为值得敬重的人。他想把书念好，不愿意白白浪费爸爸给的学费。这个新班的班主任，移凡就挺佩服，年纪轻轻的，还是女的，据说是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呢！移凡觉得她太有能耐了。

他嘎嘎地笑了，他说课还是要听的，特别要听女班主任的。他说那丫头（他叫她丫头！）小小的，倒挺逗，听她的课

有乐趣，肯定不烦人。移凡真想骂他混蛋，但看他人高马大惹不起，只好咽下一口气。他嚼着萝卜，笑得嗡嗡隆隆，听着挺刺耳。众人都哧哧嘻嘻地笑起来，有的很快意有的附和得挺尴尬。移凡没有笑。移凡看见他冷冷地瞥了自己一眼，就不由得颤了一下，心想可得小心些才好。

他把萝卜尾巴根一扬手扔出了围墙，抹抹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金属烟盒，烟盒亮闪闪的。他很满意众人的惊讶，漫不经心叼上一支，然后把烟盒推到大家面前。来一支，他说，咱从此就是铁哥们了，有难同当有福同享，谁要是被人欺负了，找我；谁要是看上哪个丫头，我帮他挂！我奎子的名字走到哪儿都响当当的。抽吧抽吧。他吆喝着。有的很老练地叼一支歪在嘴角，有的战战兢兢捉一支笨拙地夹在食指中指之间。姜不拉子竟是一副很兴奋的样子。

烟盒推到了移凡跟前。移凡不动，抬眼望望他。他的嘴角撇一抹嘲讽的笑。抽吧，他说，我认识你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那阵你红得很，考试总拿第一，以后作业就抄你的。他口气好大，好像对移凡挺恩宠。移凡转身走了，他抿着嘴，心里却道：

“我不吃你这套！”

转身的一刹那，移凡瞥见姜不拉子又张大了嘴。没走出几步，便听见他在骂：

“丫头样儿！”

移凡没有作声，还是抿着嘴：

“奎子——鬼子！”

慕容老师教的是评法批儒课。那时候语文课不叫语文课，改叫评法批儒了。不管是评法家还是批儒家，都得学点儿文言文。法家和儒家闹矛盾，大概不兴骂滚他妈的蛋，都是用文言文说理儿抬杠，抬杠也文绉绉的。这便给人带来了麻烦，逼得大家也要念念诘屈聱牙的文言文。

慕容老师声音脆生生怪好听。她说先教大家念文言文，等把评法批儒学习资料中选的古文读懂再讨论批判，还说不必去读译文，读译文只是一知半解，没有用处。

移凡跟着慕容老师念得蛮有兴致，他发现那古代的法家儒家并不阴阳怪气，那古代的古文也不古怪，细品起来倒挺有意思，透着机智透着幽默，比初一学的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

剩骨有趣多了。他很快就沉浸在其中了。

可惜班里有个想霸大王的奎子，他想叫别人服他便要折腾，不折腾怎么显得威风！他便在读之乎者也时冒怪声儿，逗得女生叽叽哧哧地偷笑。有女生偷笑，奎子更来劲儿了，便故意跟慕容老师打岔。他问慕容老师大儒家孔老二是不是大地主，大地主都有小老婆，孔老二是不是也有，孔老二有几个小老婆，漂亮不漂亮。

慕容老师气得脸发白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奎子嘻嘻地笑，笑得很邪：

“讲呀，老师，我洗耳恭听啦！”

移凡觉得慕容老师此刻肯定脑袋发胀手心发凉，因为他此刻便是这种感觉。移凡想不出慕容老师该怎么对付这鬼子！蓦地，他看见慕容老师手指奎子，嘴角抖得厉害：

“你，你出去！”

慕容老师的锐叫尖厉无比，尾音在教室里久久地颤动。奎子却毫不介意，还是那副令人嫌恶的嬉皮笑脸：

“老师，师道尊严都批倒批臭了，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，何必动气呢！”

慕容老师终于受不了了，捂着脸破门而出。教室里静了一刻，突然响起一声欢呼。姜不拉子手拍课桌唱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，女生们一个个惊恐而敬畏，一些男生冲着奎子讨好地笑，还翘大拇指。奎子偏着脑袋冷笑着，俨然得胜回朝的将军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门被踢开，霎时教室里寂静无声。一个黑铁塔似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：

“哪个小子闹的？站起来！”

低沉的吼声像闷雷在教室里滚动。移凡凝神看看，是教体育的程老师。程老师壮得像黑铁塔，是跟慕容老师一起分来的。黑铁塔每天在操场上锻炼，身体棒极啦。他还在吊环架下挂一只沙袋，乒乒乓乓地捶，再调皮的人在他面前都装老实样儿，被他盯一眼就毛了，直吐舌头不敢出大气。这下可有奎子的好看啦，移凡幸灾乐祸地扭头望了望奎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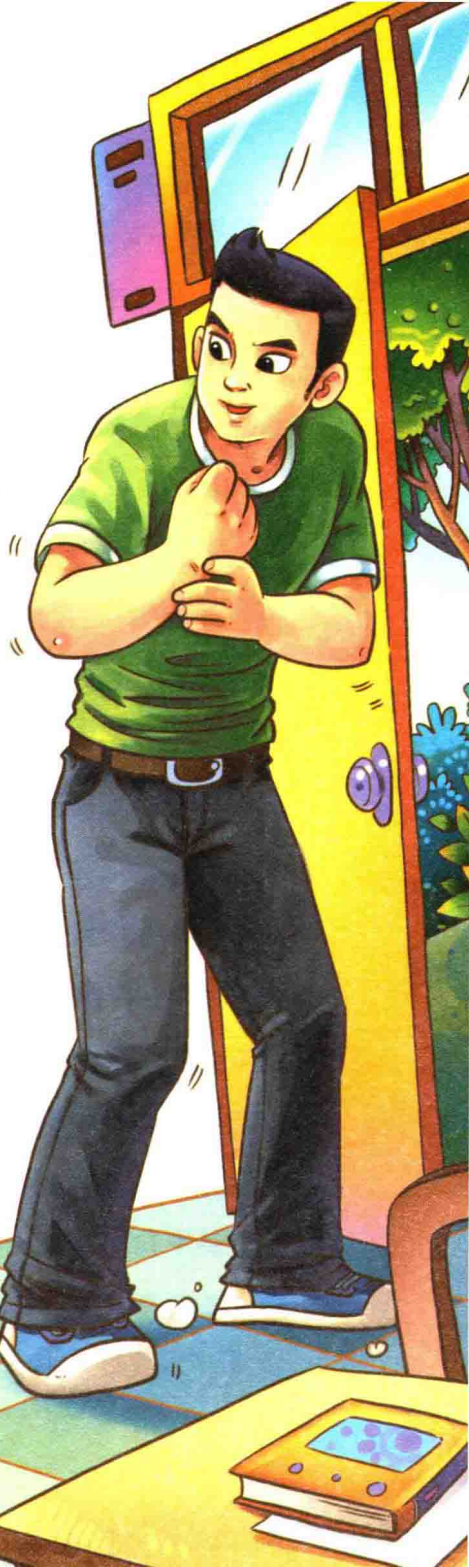


奎子没有站起来，看得出硬撑着强作镇静。但是移凡的目光已经把黑铁塔牵引到奎子跟前了。黑铁塔揪着奎子的耳朵把他拽了起来。奎子试图挣脱黑铁塔的手，可是不行，反而弄得他痛得直咧嘴，说话也变了声儿：

“干吗干吗？要打人吗？”

黑铁塔说打你小子又怎么样？大不了不当教书匠，老子本来就不想干，正好找借口调走。黑铁塔揪着奎子的耳朵准在使暗劲，奎子痛得受不住，终于唉哟唉哟叫出了声。黑铁塔说，老子在大学也反过师道尊严，论辈儿是你师爷呢！我们是工农兵大学生，红色教师，不怕你小子犯横。

黑铁塔说着松了手，顺势把奎子推坐在座位上。他走起路来咚咚的，一直响到讲台上，双手叉腰站着，真正像一



座黑铁塔：

“往后，你敢胡闹，我捏碎你！”

等大家从闷雷般的震响中回过神来，黑铁塔早就不见了。移凡再看看奎子，只见他捂着耳朵垂着头，活像一只斗败的公鸡。

移凡心里一阵快意！

放学路上，奎子截住了移凡。奎子逼视着移凡，目光恶狠狠的：

“你刚才干吗回头望我？成心让黑铁塔整治我？你这回开心了吧？”

奎子声音发嘎，阴阴的，挺瘆人。他一把揪住移凡的脖领子，嘴角又浮出嘲弄的笑。移凡口发干，喉咙发紧，但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看外表倒不慌乱。

姜不拉子赶紧凑了过来，他小心翼翼地说算了吧奎子，饶我这老同学一回，都是一个班的，移凡也不是故意要看你笑话。姜不拉子掏出一支烟递给奎子，暗示奎子，移凡还有用处，不可弄僵了。姜不拉子记着初中时移凡帮他写检查的好处

呢。

奎子点着烟，脸色舒展了些。他说那就给你个面子，咱不计较了。他警告移凡，以后乖着点儿，不然没好果子吃。他朝移凡脸上喷了一口烟，冷笑一声便扬长而去。姜不拉子悄悄瞥一眼移凡，紧巴巴跟在奎子屁股后面。

移凡松了一口气，觉得疲乏极啦，晚饭以后才缓过劲儿，恨得牙齿咯咯地响。这天夜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黑铁塔，打得奎子哭爹叫娘。第二天回想起来还觉得过瘾，心情这才好了起来。

慕容老师上课时的秩序好多了，大家都觉得慕容老师身后有黑铁塔的影子。连奎子也不敢胡闹了，一想到黑铁塔，他耳朵根子就隐隐发痛。据说有人看见慕容老师和黑铁塔晚上一道看电影，挨得紧紧的挺亲热。奎子把这消息渲染得变了味道，但慕容老师一进教室他便装孙子样。慕容老师课讲得很顺利，文言文教了三篇了。这一天她忽然布置了一道作业，作业很简单，就是翻译一段古文，是选的王安石的。慕容老师说王安石是个大法家，下次开始学他的文章。

慕容老师布置完作业就走了。教室里顿时乱了营，有的叹

气，有的尖叫，有的故意把课桌椅弄得乒乒乓乓。这年月有几个正经听课的！不都是混吗？王安石这篇文章，偏偏教材里没有，想抄译文，一时都找不到，这太难为大家了。

不叫喊不叹气不拍桌子的只有两个人。第一个是移凡，第二个便是姜不拉子。移凡一句一句地翻译，这题难不倒他，他很自信。姜不拉子就坐在他身边，移凡写一行他抄一行。抄移凡的作业对他来说是常事，他抄得又准确又快，移凡写得再潦草他都认得出，他抄得轻松自如。

移凡写完最后一个字，姜不拉子紧跟着抄完了。姜不拉子抓起本子就朝后跑去。移凡知道他是要拿去给奎子买好。他冷笑了一下，便不再去想了。他拿出一个崭新的本子，准备誊抄一遍，好久没做过作业了，移凡觉得有几分新鲜也有些愉快。

姜不拉子又跑来了，他拿着奎子的本子有些尴尬，他说奎子让你给他抄一份。移凡恨得直咬牙，他头也不抬，一边誊写作业一边说要抄自个去抄你那份，我从来不代人抄作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姜不拉子惊惶地朝后望着，压低声音说，你就给他抄吧，别惹他，何必自找苦吃。移凡涨红了脸：

“松包才给他抄！”